聖學格物通卷之八

感應下

○漢淮陽王更始二年大司馬劉秀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氷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氷亦合乃令王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氷解

臣若水通曰氷合之說先儒陳傅良論之詳矣大抵以人君不可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集人事或可以自盡乎天而

人不繼之鮮有不敗事者矣是固然臣竊以爲人心與天相通故匹夫匹婦之志可以動天地況人君爲天之元子乎故一念之誠天必歸之一念之惡天必背之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觀光武氷合之應可信矣而況聖學格天之誠乎人君一念之微實感應之主不可不慎也

○東漢光武建武三年馮異攻赤眉大破之帝降璽書勞異方論功賞以荅大勳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陣以待之赤眉驚震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

曰待汝以不死爾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
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
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
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
無悔降乎朕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
負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
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
與圖始故不告衆爾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
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
傭中佼佼者也

臣若水通曰王者感人以誠人亦以誠應之

盆子君臣乞降皆光武推赤心至誠之感自然之應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然則人君欲服人心而安天下者尚監之哉

○晉武帝泰始四年南州民聞羊祜卒爲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臣若水通曰治民之道與其繩之以威孰若懷之以仁與其人望威而畏之孰若人慕信而歸之也觀羊祜杜預皆晉室之望同守襄陽者也一則身沒澤存遺墮淚之碑一則身

死名滅無遺愛之流則義仁恩威之入人盖
可見矣凡為人上者其知所擇哉
○齊明帝建武三年魏孝文帝以久旱自癸未不
食至於乙酉群臣皆詣中書省請見帝在崇虚
樓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
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細民未乏一餐
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帝使舍
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
賤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寛勉未必有實
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
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爾是夕大雨

臣若水通曰民者天之心也敬其民所以敬乎天也孝文值旱躬自悼責其與雲漢憂旱成湯責躬其心何以異是夕大雨天監其衷也嗚呼以夷狄猶有謹戒格天之主况華夏之大君爲天之宗子繼天體元者可以玩天災而不之省哉

○唐太宗貞觀元年帝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爲無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遂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

而守之不可以不順矣謝不及

臣若水通曰周秦國祚之修短誠與僞之感應也誠則爲仁義僞則爲詐力書曰天壽平格多歷年所又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豈非天命之修短乃其自爲之感應也邪太宗仁義詐力之説是矣乃又謂可以逆取而不可不以順守不知同心同德之誓順天應人之舉始終何莫而非順哉太宗逆取順守之言謬爲失而蕭瑀得天下則同之説亦未爲得也盖唐之君臣皆未覩於感應之道此唐之治所以雜於夷且霸也

○唐太宗貞觀二年夏四月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臣若水通曰天人一也感應之理相爲流通固其宜矣唐太宗爲民吞蝗而蝗不爲災豈蝗固有情邪葢一念之誠上格于天以及草木昆蟲無不感應何也盖天人之氣其體本一爾噫一念之感而一事之應如此況人君之心學能致中和者邪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魏徵上疏以爲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

臣若水通曰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不可以僞爲也唐太宗之納諫使出於誠則與成湯從諫之心同三王之治不足爲也而有不盡然者魏徵述文子之言以諷太宗可謂切中其病矣然而聖賢誠敬之學雖之與帝俱未之講也太宗雖志於周官之法徵雖能直諫皆不識君臣之道文武周召固如是哉故君

相以講學爲本

○唐高宗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臣若水通曰天垂象見吉凶仁愛人君之至也故古之人君以象異不見爲天忘予許敬宗於彗之見乃諂言歸之高麗可謂愛君乎得非欺君乎乃逢君之惡大罪人也高宗獨能出一言之善彗不旬遂滅其亦未嘗消君人之

言而退熒惑者矣感應之理安可誣也然其所謂不德又有大於此者而戕殺忠良馴致大禍是天亦有以應之也天命何常爲人君者宜畏天之威而不可少忽也

○唐代宗廣德元年郭子儀讓回紇曰汝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豈肯與公戰乎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

臣若水通曰天理之在人心無間於華夷遠近一也故感之而無不應者此心此理同也郭令公單騎見虜一言而回紇驚服且爲出力擊吐蕃以謝過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豈不信乎使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太宗之業可不戰而復矣惜乎其不能也

○唐代宗廣德元年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踈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

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不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

臣若水通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誠信之在人雖販夫賤役猶不可一日無而況君臣之大義乎使代宗能用柳伉之言下詔引咎布誠信於天下則人心響應大業不足復矣知不出此而坐視程元振之誤國至流離而不悔況望其有所感於天下乎孟子曰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唐德宗貞元九年十一月陸贄上疏曰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

以斯言爲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

臣若水通曰孟軻有言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也者達上下通人己合前後而一之者也故感應之妙有不期然矣人君特患未誠爾烏有誠而不能感人者哉德宗反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何其

謬邪陸贄因言規正可謂引君當道志於仁者矣惜乎德宗以不誠之資而不能從是無怪乎其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噫

○德宗興元元年帝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冒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畧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

又曰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御區宇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見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

臣若水通曰人君代天理物則當以天爲心天普萬物而無情豈嘗以猜察爲明者哉古

之人君以無情御物而不疑者合之於天也卒之天下莫敢不用情而不疑其上其感應之幾則然也德宗猜忌經多難而猶不自省向微陸贄因事規諫而罪己之詔猶在人心豈能不失舊物邪嗚呼此人主之心所以當愼其所感也

○唐德宗貞元元年八月贄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流涕假王叛渙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

臣若水通曰悔過一詔而人之響應如此則

誠之足以感人而前謂誰訊以致患[illegible]誤矣使德宗由此善端擴而充之雖成湯之改過不吝何加焉四海不足保矣此心不繼失之於安樂之時而唐之業遂不競孟子曰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豈不信乎

○唐憲宗元和四年春三月乙酉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閏三月己酉降制放天下

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絶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已未雨降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若水通曰天人之際至不遠也惟一誠足以通之人君之心上與天通所行出於至誠則有以格天矣憲宗降詔而久旱乃雨天人相與豈可誣哉故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唐昭宗天復元年六月癸亥韓偓對曰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

而禁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
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矣上深以爲然
臣若水通曰君臣上下其感應之機捷於影
響上以誠感之則下以誠應之上下一出於
誠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上以機巧馭之則
下亦以機巧應之上下一於機巧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爲人君者烏可不誠其意慎其
所以感天下者而顧以機巧爲哉
○後周世宗顯德三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太尉
兼中書令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
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上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

曰送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上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効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無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臣若水通曰誠信之道無感不通者也夫惟信及豚魚而況於人乎世宗欲以誠信而待諸侯庶幾乎知感通之理矣其亦賢矣哉

○宋太宗淳化二年旱蝗甚禱雩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荅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臣若水通曰湯大旱以身爲犧牲六事自責太宗詔宰相欲將自焚以荅天譴庶幾近是乎可謂以誠應天矣翌日大雨蝗盡死其感

應之理豈可誣哉使太宗繼此一念之誠而
擴充之則仁義不可勝用而成湯格天之功
業不難致矣惜乎其未講於成湯懋敬厥德
日新又新之學而徒有一念之誠一事之感
也已孟子曰苟能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能
充之不足以保妻子此太宗之所以止於太
宗也歟後之人主欲追三代之治者無他因
善端之萌而培養之以達於天下爾
○宋真宗祥符九年李迪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
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然之至是詔
禁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遂罷營造禁天下貢

瑞物詔民能振貧者官之未幾得雨青州飛蝗多赴海死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用民力而爲之者也故土木兵甲之役興奇物淫技之事至而民力有所不堪矣民力不堪則怨咨競起怨咨日起則人和日乖而天地太和日傷此水旱災異之所由以致也眞宗禁樂罷宴息營造却貢瑞而雨降蝗死豈偶然之故哉然則人主可不謹於一念感應之微乎

○宋神宗熙寧七年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憂形於色嗟歎

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損膳避殿行故事爾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帝命維草詔行之監安上門鄭俠為流民圖以上帝反覆觀圖寢不能寐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

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臣若水通曰安石此對欺君之罪不能掩矣而乃云人事未修不知所謂未修之人事孰有大於新法者是又欺天欺人矣神宗感久旱之災憂形於色又能知人事之未修即爲權罷新法可謂應天以實矣宜其民間呼賀大雨沾洽感應如是之速也安石謂天變不足憂人言不足恤者其亦可謂小人無忌憚之尤者歟後之人君有臣如安石當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也神宗知安石之誤國而

不能誅之惜哉

○劉向說苑齊大旱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寡人欲祠靈山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

臣若水通曰人之所爲美惡與天地流通而相爲感應者何也其氣同也景公雖純德之主也行晏子之言而致感應之速若人之呼吸者何與盖一念之誠固已通於天矣況人君能修其德由一念之微擴而充之以至乎

極則和氣絪緼充塞無間固不特弭變而已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能不有望於
今日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
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

臣若水通曰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盖天
人一體也感應之機捷於影響可不畏哉是
故人君務修德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而符
瑞固所不論也

○宋儒程顥曰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
少

臣若水通曰感而後有應未有不感而應者也是以聖人不責之人而責諸己盡其所以感之者而已矣

○程頤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矣更有甚事

臣若水通曰感應之道廣矣哉其觀於天地鬼神之屈伸也日月之弦望也晝夜之相代也寒暑之往來也其於物也亦然鶴鳴而子和鍾動而谷應也其於人也亦然人心之寂感也動靜之無端也聞言而沛然也至誠之動物也是故一感應而天下之道備矣噫君

子之學其可忽於吾心之感應也哉

○張栻與曾節夫撫幹書有云此間土剛而農惰自前月二十八九有雨至今近旬已嘗祈求舊例祈禱無義理盡削之只到社壇風雲雷雨師壇及於湘南樓望拜堯山灕江遣官賚奉祝板瘞山間及投江中今日五更登湘南樓雷電倏興下樓雨已下須臾大集滂沛過午方止庭下水深數尺四郊盡徧

臣若水通曰書稱望于山川則山川之神信有之矣然而苟無其誠則無其神矣而望其感應也不亦難乎是以張栻一禱於社稷風

雲雷雨之壇而雨澤遂至於滂沛何者由有其誠也故凡後之有事於神者其可不知其感通之本哉

○宋和靖處士尹焞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齋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

臣若水通曰人臣感君之道誠敬爲之本託辭氣而達之者也感之不在辭氣也故在易之咸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以之感人亦已

淺矣而况感君感天乎惟有誠敬爲之本焉
則辭氣容貌之間無非誠敬之發自足以格
君心之非而感悟之者深矣後之進講於君
者酒讌縱欲自若至乃善其辭說於君父之
前苟應故事下以是感上上以是應下其視
尹焞每經筵而必致其誠也何如爲人臣者
不能修德積誠以自盡而往往尤之君何哉

○真德秀曰人主之心與天地相爲流通而善惡
吉凶之符甚於影響

臣若水通曰人主天地之子也天地人主之
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其心非有二也故人君

居其室而發一念之善焉則吉必應之況其
大者乎人主居其室而發一念之不善焉則
凶必應之況其大者乎書曰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以言其一心之感應也可
不愼乎伏惟
聖明凝神體察則天人協應福祥駢臻天下幸甚
○國朝丙午八月壬子
上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
至休徵咎徵之應
上因語之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
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

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
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
武王以爲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
上合天道然豈特爲人上者當勉爲人臣者亦
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

臣若水通曰天人相與之際至不誣也何者
天人一心也心一則理一也人君苟能體認
天人理一之實涵養以至之則肅乂哲謀聖
之善在我而天之雨暘燠寒風之時其應也
如響矣反是則天理滅而狂僭豫急蒙之惡
至而雨暘燠寒風之恒其應也亦如響矣天

人感通之速如此其幾在於修德而修德不外乎一心爾

皇祖深知休徵咎徵之應繫於君德之修否不惟有得箕子之旨抑以見天人相與之一也至諭講官以君臣交修之義尤為切要蓋格天之本雖在君心而沃心之道又在臣職也

仰惟

聖明繼天體元可不法

皇祖交修之學乎

○洪武三年夏久不雨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仲夏不雨實為農憂禱祠之

事禮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爲禱之
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執爨爲昔日農家之食令
皇太子諸王供饋于齋所至是日四
上素服草屨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
于日頃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捧榼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
雨四郊霑足
臣若水通曰古今天人其心一而已矣
皇祖禱于山川之心即成湯禱于桑林之心也齋
心三日大雨四郊霑足即自責未已大雨數

千里之應也所以然者理一而已誠一而已
皇祖致齊山川素服菲食坐露曝日步卧靡寧
皇眷内外罔不同心爨饋于齊所蓋與剪爪斷髮
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者異世而同
心是心即天心也其應之速也宜哉

○洪武十四年
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
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
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

臣若水通曰此
聖祖命禮臣祭祀之制而禮臣對之之言也夫先

王制祭禮所以達誠意而行鬼神也故兵刑不祭所以致齊一也意弗一鬼神弗格而感應之道微矣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蓋責直清於禮官所以主敬致一而已其可以二三乎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

儆戒一

○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臣若水通曰九三以陽剛居正故有能乾乾之象乾乾健而不息之意敬也終日而敬體天理也至夕而惕若則敬之不息也敬也者存吾心天理之本體也一息有間則天理滅矣道不可須臾離也敬亦不可須臾忘也敬則心存而理得順理則裕也雖危何咎焉傳曰君子終日對越在天其乾乾之謂邪

○既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

之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濟莫大於交通坎水在離火之上上潤下下炎上陰陽之氣交通故有既濟之象時之既濟若治平而無復為矣然亂常生於治思患也者患其亂之生於治圖之於無形也防諸己者嗜欲也防諸人者奸佞也防諸外患者醜虜也防諸紀綱法度者僭竊而廢弛也凡踰越於天理之外者皆患也皆豫防之也身心為尤切矣邵雍曰防乎其防邦家之昌其求既濟之盛於無窮也乎

○震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臣若水通曰震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故爲震其象爲雷重震故有洊雷之象雷之聲洊而重仍天之威也天無心而人心則因天怒而警省人心與天一者也不恐懼脩省則與天不相似而棄天矣君子事天者也恐懼以自持思省其過而改之存心養性以事天也致中和以位天地也天人交感之理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與天一矣爲天之元子者可不知乎

○繫辭傳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

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
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臣若水通曰危者以危爲心也亡者以亡爲
心也亂者以亂爲心也非深憂過計也所以
存警戒也警戒存而保存治安警戒之所致
也人君於安存久治之日存危亂喪亡之戒
則驕奢淫慾不生故君德脩而王政舉矣安
富尊榮之福臻矣有國家者宜慎之

○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
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

戒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臣若水通曰此乃伯益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於帝舜之前罔失法度以下皆儆戒之意虞慮也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謀圖爲也咈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百志猶易所謂百慮益言當四方無可慮之時人心易懈故當儆戒也此時法度易至縱弛故戒其罔失此時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此時任賢易以小人間之故戒其勿貳此時去邪必不能果斷故戒其勿疑此時圖爲或

行其疑故戒其勿成凡若此者則百慮熙明方寸之間光輝明白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於違道干譽咈人從欲之私皆能禁絶朝夕戒懼無怠于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矣夫四夷之歸由於無怠荒無怠荒由於儆戒其始起於一念之微其效感化乎四夷之遠爲人君者可不知所務乎

○虞書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臣若水通曰此乃禹戒帝舜之言朱堯之子

名丹朱所封國名也頟頟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奡盪舟之類朋淫于家者朋比小人而淫亂於家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故曰殄世禹戒於帝舜曰無若丹朱之傲好慢遊作傲虐盖丹朱頟頟然晝夜不少休息無水而行舟朋比而淫亂以自滅其世也夫舜大聖人也不爲慢遊傲虐豈惟禹知之雖愚人亦當知之然惟聖罔念作狂況處崇高之位易至傲逸使一念之邪生則此一念便是慢遊便是傲虐便與丹朱無異矣故人君當防微杜漸日以莊敬自强然後可也

○夏書五子之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
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臣若水通曰此亦五子述禹之訓以戒太康
之意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
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
雕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
禹之訓昭明如此太康乃不念祖訓而盤遊
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安得不致有窮后羿
之距而自取滅亡乎臣愚謂此六者乃庸君
世主之所必犯有一亦足以亡國不必六者
之兼備矣後之人君欲守祖宗之大業當以

禹之訓自省而以太康之禍爲戒

○夏書胤征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

臣若水通曰此乃胤侯述先王君臣儆戒之意天戒如日蝕災異之類天所以警動開發人主者也董仲舒謂天心仁愛人君故以災異警動之即此也胤侯誓師言先王嚴於事天見天戒則恐懼脩省克自抑畏以致謹於上而一時臣人百工又能戒飭謹常法各自脩省以輔於下由是君德益以脩明而災變不爲之損矣故曰厥后惟明明觀堯舜有九年

之水成湯有七年之旱而無損於至德者何
邪盖由其存競業敕天之心又躬自責之誠
故也夫天居高聽卑至不可欺也後之人君
遇上天之戒可不以誠心修省而徒以文應
天乎

○商書仲虺之誥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臣若水通曰此仲虺以天命勸勉成湯也欽
崇者恭敬奉承之意殖有禮覆昏暴福善禍
淫天之道也恭敬奉承乎天之道則能敬天
矣敬天則與天合德天命歸之故能永保其
天命而不替矣爲人君者喜怒刑賞之間可

不以欽崇爲心乎

○伊訓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玆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臣若水適曰此伊尹述成湯儆戒之政令以訓太甲也制立也官刑官府之刑也墨者墨刑也匡正也三風綱也十愆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臣下而不能

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告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不儆戒則怠忽之心生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天理存亡之幾安危治亂之決係於一念之微爾可不謹乎

○商書太甲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以成湯之敬天者欲其法之也顧者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也即天理是也承者奉也上下神祇天神地祇也祇

敬也肅畏也伊尹言成湯察見天理動靜食息常目在之焉故於奉祀天地神祇社稷宗廟之時無不敬肅也盖天理無時無處不在此特其著見之大者爾其所謂顧諟即孔子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如此則其心誠敬可以交於神明是故祭天地則能敬天地祭社稷宗廟則能敬社稷宗廟盖罔不祗肅即顧諟之心發之爾人君爲天地社稷宗廟百神之主其可不敬天明命以爲感格之本乎

○商書太甲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臣若水通曰此亦伊尹告太甲之言也伊尹言上天無常親能敬者則親之人君動靜語默不使一毫之慢則能敬矣敬則德與天合天豈有不親之乎

○商書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將歸而告太甲之言也嗚呼嘆辭諶信也靡不也九有九州也嘆息而言天之難信以其命之或去或留而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惟德是與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去

雖九州之廣亦以亡矣然則人君可不脩德
以永天命保其位於無窮乎
○周書旅獒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臣若水通曰此召公因西旅貢獒而戒武王
之言也德者己之所得也志者心之所之也
玩者狎慢怠忽之意言玩人則以驕而滅敬
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失人怠
忽之心生則狎慢之念起至於玩人玩物而
喪其德與志矣可不戒哉
○周書召誥曰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
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

曷其柰何弗敬

臣若水通曰此召公託周公達成王之言也皇大也以天之主宰而言謂之帝休美也恤憂也言皇天上帝旣立商受爲天子矣以其惡而改之故大國殷之命亦從而改焉夫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之命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柰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夫敬肆在於一念邪正之間而存亡關於天命人心之大有天下者可不惕然起敬

乎

○召誥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臣若水通曰此亦召公告成王之言也歷年永年也延長也德者心之理敬者德之聚也言夏商歷年長短皆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則德不脩德不脩則天命去矣故曰早墜厥命然則後之人君欲永命而歷年者可不敬德乎

○召誥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臣若水通曰此召公告成王之言也敬者程顥云主一之謂所處所也敬者心之本體德者心之天理也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心無往而不一而德存矣謂之處所者乃出入起居之地以敬作處所則是常戒慎恐懼而不能須臾離矣程顥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故纔間斷則非僻之心入而本心之德亡矣況君德不立何以爲化服臣民之本故又曰不可不敬德所以致丁寧之意也爲人君者苛

不敬以立德爲萬化之本乎

○多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傳成王之言以告多方也聖者通明之稱狂者愚惑之謂念警惺之謂言聖而罔念之時則失其本心而爲狂矣愚而能念之時則得其本心而爲聖矣作狂作聖在於一念存亡之間可不謹乎

○周官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訓百官之言也言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未亂而爲制治之策則亂可弭危不起於危而起於安未危而爲保邦

之計則危可免若至危亂之時則緩不逮事
噬臍何及此古昔聖王大道之世治不忘亂
安不忘危而制治保邦之心常拳拳於無事
之時也有天下者所當知焉
○周官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迪百官之言也言
居寵盛者則思危辱盖盛則必衰滿則招損
天之道也當無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
驕侈之心生亡身滅族之禍至入於可畏之
中矣可不以盛滿爲儆戒乎人君之愛臣下
亦不宜以寵利處之乃所以保全之也

○詩豳風鴟鴞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臣若水通曰此詩周公因三叔流言成王疑之故自陳其儆戒預防之意託鳥言於天未陰雨之時取桑根之土纏綿堅固其巢之牖戶思患豫防如此今此衆鳥孰有因陰雨之至而覆巢取卵者乎以比國家於禍亂未萌之先及時而豫爲之備則禍亂不能爲之患周公爲此詩自陳其忠誠備患之悃以冀王之悟也嗚呼以公之忠聖儆戒豫防如此而猶不免流言之禍而成王之疑必待公作詩

以自明如此成王亦非明哲之主矣使無周公之聖自忘儆戒之心而天不動威則王終不悟周之爲周未可知也嗚呼危哉後之人君又當以爲儆戒

○齊風雞旣鳴矣朝旣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臣若水通曰雞鳴古之賢妃御於其君夙興儆戒於將旦之時必告君以雞旣鳴而侯朝之臣已盈滿矣然而匪雞鳴也乃蒼蠅之聲而惕然若雞鳴爾夫以蒼蠅爲雞鳴則警惕之心不溺於宴欲如此可謂賢矣夫虛靈不昧心之本體豈待人而後能之也氣習物欲

蔽之則本體昏塞迷而不知返天理滅矣故
人君者外有師傅弼正之臣內有妃嬪僕從
之賢無非欲以警省其良心開發其聰明則
人心不死而天理長存矣夫惟有昧爽丕顯
之聖學則乾剛不息而內外將化之矣是又
不待儆戒而存者也

○春秋隱公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臣若水通曰傳有之天理人欲同行異情顧
其心之邪正爾苟所好者正則見魚之躍淵
悟道體之活潑見魚之洋洋則曰吾民之樂
生得如是乎見魚之圉圉則曰吾民之困亦

如此乎隨處知警容亦何妨若以爲樂則戕心之斧斤也隱公爲政春不省耕而恣情縱欲慢遊于棠觀魚爲樂以蕩其心其能知警戒者寡矣天理之存者寡矣向使克自惕厲體認天理則與天地萬物同體何者非樂奚必於魚邪而乃玩物喪志未見其能樂也人君欲樂物之樂不若能樂民之樂

○宣公八年楚人滅舒蓼

臣若水通曰楚人滅舒蓼何以書志警也何警也楚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將爲中國憂也夫中國不貴其無四夷之虞惟患其無四

夷之警無四夷之虞者弛德怠備安而不安
也有四夷之警者思患固封危而不危也矧
危而危者危可使平知安而安者易可使傾
此舒蓼之滅春秋書之以爲經世者之一警
云

○禮記曲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
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
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
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

臣若水通曰人心之動幾也幾也者理欲之
分而善惡之原也君子知其幾而謹焉故能

領惡而全好也是故長敖者賊也從欲者荒也志滿者驕也樂極者淫也若是者欲之熾而惡幾之成也故在遠之而已矣狎而敬敬所忽也畏而愛愛所嚴也愛憎好惡不失其正也施仁從義必得其道也若是者理之充而善幾之成也故在爲之而已矣毋苟得所以服義也毋苟免所以求仁也毋求勝所以養讓也毋求多所以養廉也若是者去人欲而存天理領惡而全好者也故在謹之而已矣然所以遠之爲之謹之者敬也敬也者人心之所以不死天理之所以長存也易曰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人主可以不知乎
○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
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臣若水通曰此言凶荒之變君臣自貶損以
憂民也肺者周人所重食必先祭不祭示不
殺牲爲盛饌也馬不食穀不以粟秣之也馳
道天子所行之路不除不敢勞人也祭事必
縣鍾鼓不縣言不敢作也夫國以民爲本民
以食爲天歲凶年穀不登則民無以爲生災
異莫此爲甚君臣與民一體者也於飲食祭
饗之供無不裁抑所以致憂恤於民而祈之

於天也乃若遇此而恬不知脩省則棄天矣棄天者天亦棄之爲人君者可不儆戒乎

○玉藻曰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臣若水通曰玄端者幽陰之色宴息向晦之服也玄端而居者貴幽静以養其心也史書言動者察身之得失也瞽幾聲上下者察政之得失也年不順成縞素無樂者察天時之得失以罪己也察焉則知所警知警則無怠荒而政治行矣

○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臣若水通曰敬者心之本體也心無時而不在則敬亦無時而可忽乎執虛器如捧盈焉身入虛室如有人焉言人心無一時而可忽也語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其斯之謂乎人君能存此敬則推其執虛之心而執天下之大柄可以不下移矣推其入虛之心則於深宮永巷儼乎法家拂士之在前敵國外患之將至矣臣於此不勝拳拳

○表記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

一日使其躬儼焉如不終日

臣若水通曰莊者嚴於心敬者一於心莊敬則神完而氣固故曰强安肆則神散而氣昏故曰偷儼者參錯之意内不莊敬則心不専一而其身參錯不齊如不能終日矣況人君以一心應天下之變以一身臨天下之上苟不莊敬而日偷歳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豈不可戒哉

○周禮春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

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臣若水通曰天人上下一氣感應者也其兆有五所以致警戒之道也故天有日月星辰之變動人有吉凶之變遷也天地有星辰封域之分野人有妖祥值遇之感應也時有十有二歲之相人有先見之妖祥也天有五雲之物色人有水旱豐荒之祲氛也天有十二風之和戾人有乖別之妖祥也此謂之五物五物者天地人相與流通者也達上下而一

之者在君身君身不脩何以爻凶爲吉化妖
爲祥轉荒爲豐哉故洪範以人應天而取必
於五事故曰詔救政謂上告于君不徒告也
稽君身無不脩以弭其變也又曰訪序事謂
下謀於臣不徒謀也稽臣職無不盡以相夫
君也如是則君臣儆戒克謹于天政無不舉
而祥瑞至矣
○大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
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
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
以詔救政

曰若水通曰大卜灼龜而命之有八者何也
以盡天下之變也曰征者何也卜行師之勝
負也曰象者何也卜天象之妖祥也曰與者
何也卜與人共事之成否也曰謀者何也卜
謀事與人之得失也曰果者何也卜事之成
與否也曰至者何也卜人之至與否也曰雨
者何也卜時之陰晴也曰瘳者何也卜疾之
進退也是故欲有卜焉以此而命于龜也卜
之龜筮之蓍考之夢詢國家之或吉或凶可
以前知矣果凶咎歟不可坐待其變而必進
告於君使之恐懼脩省而祈之於天也故曰

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故爲君者毋曰天變不足畏可焉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終

大學格物通卷之十

儆戒二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臣若水通曰書云貴不期驕祿不期侈此處富貴者所以不可不儆戒也能儆戒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然後富貴可保社稷可安而人民可和矣為人君處富貴之極者可不戒乎

○論語子之所慎齊戰疾

臣若水通曰此門人記孔子所謹之大事也然而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何所往而不謹哉學者於身心體認之功固當終日乾乾焉可也先儒曰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此尤有天下國家者所當深念云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臣若水通曰所不及與失之者皆謂道即天理是也蓋學貴乎有恐失之一心而後有日新之功不日進者必日退理固無中立者故自

脩者必能時時省察其功之進旣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之切猶恐其或失乎前功焉則天理常存而日新又新人欲無得而間之矣聖賢地位何患不能到哉否則或作或輟終不足以進於道矣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望道未見皆爲此爾

○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臣若水通曰如見如承敬之至也夫敬德之聚也能隨處警省而體認焉則天理存而仁不外是矣故程顥曰夫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

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學者其可不究心乎

○孔子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臣若水通曰有知難之心則不難矣所謂圖難於其易也禹之告舜曰后克艱厥后夫子之告定公曰爲君難意蓋出於此也夫舜大聖也猶相與儆戒如此此古之聖王不以天位爲易居而必求盡乎君道故能使四方風動萬國咸寧可不儆戒哉否則易心乘之天理已失荒淫暴虐將無所不至幾何而不至

於喪邦也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臣若水通曰天命即天理也於此畏之則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者豈容有一毫之不至哉大人聖言皆天命之所當畏者惟隨處而加體認之功則隨在而致其謹畏矣雖然君子能畏乎此則有以得乎天命至於心廣體胖則又有可樂者存焉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至於從欲而危則豈勝其戚戚之

憂哉故欲得君子之樂者當先存君子之畏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臣若水通曰此所謂道兼體用理一分殊而言也以其原於性命故不可離戒懼不忘之謂恐懼不忘之謂不可睹不可聞者道之體即所謂無聲無臭者也二其所字皆有所指孔子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君子察識乎此敬以存之則有以養其中中立而和出焉則所謂大本達道一以貫之推而達之天地可位萬

物可育而學之能事畢矣易傳曰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人
君爲天地人物之主可不致力於此乎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
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臣若水通曰觀此可以見群聖人之學矣夫
聖人之學心而已矣群聖之所以爲聖者亦
惟憂勤惕厲之心須臾不敢自逸而已矣夫
理無定在惟敬則常存心具生意惟勤則不

死人心不死則天理常存矣故曰尭舜也只是兢兢業業過了一生若夫怠惰荒寧者人欲肆而天理亡矣豈不大可哀哉噫敬忍之間聖狂由判此志聖學者所當自勵云

○左傳成公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臣若水通曰蠻夷內侵上無弔亂舉世不憂而惟季文子憂之慮亦知警矣獨不思所以

于亂之方乎在昔治至堯舜極矣禹之戒舜猶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春秋盟主不知有上徒以怠荒趣之是亦亂而已以亂弭亂其何紀極幾何而不淪胥爲夷狄也邪中國有道守在四夷端有望于

今日

○國語周語召公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臣若水通曰召公穆公虎也典樂典也史外

史也師小師也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誦謂
箴諫之語也近臣謂驂僕之屬也補補過也
察察政也夫公聽則明偏聽則昏故君失之
者臣得之父失之者子得之書曰匹夫匹婦
不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言當悉有衆善
也厲王徒得衛巫以監謗是自蔽其耳目而
塞其聰明也爲人君者可不以召公之言而
自儆乎

○周語單襄公曰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
隕越

臣若水通曰單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茂勉也

帥循也勉循其德尤恐隕越戒慎之至也況
不循德者可不恐懼乎陳靈公罔念妃匹而
率其卿佐以淫於夏氏朝有政弗卹門有賓
弗禮怠棄孰甚焉其顛隕死亡無日宜哉此
深可爲爲人上者之戒矣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
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
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
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
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
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

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

臣若水通曰文伯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歜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大采衮織也祖習也地德所以廣生師尹大夫官也掌以善詔王惟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夕月以秋分糾共也刑法也少采黼衣也載天文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

服者即就也怠慢也憾恨也凡若此者皆憂
勤惕厲之意易曰君子安不忘危所以昭聖
功也故天子至貴不廢宵旰之勞朝脩陽政
夕治陰教日中序外事日入課內績是以身
安而化成也一或不儆而怠勝敬焉冊書凶
危之戒可不鑒哉斯理也自天子至於士庶
一也

○晉語趙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竝至謂
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雝雝不爲幸

臣若水通曰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䘏也
純壹也德不能服人必致寇故非福也當猶

任也雖和也言唯有德者任以福禄爲和樂也能和樂則不爲幸也趙襄子德不足以來遠而卒有伐翟之勝臨飯色恐亦足以見其幸致之福不足樂也然其論福德之言亦庶乎知儆戒者歟後之爲人君上者其毋以幸致之福自安也哉

○晉語士蔿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

臣若水通曰士蔿晉大夫劉累之後隰叔之子子輿也豫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可以及事若夫後時而戒則緩不及事矣商銘有之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之食不足狃

也故君子作事謀始斯永終譽若驪姬棄天
違人逆求貫怨以是承君之恩是謂不豫不
豫則不給不給則後悔無及矣詩曰其何能
淑載胥及溺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此之
謂也爲人君者其可以溺於目前之欲而貽
不及之禍乎惟
聖明深思而豫戒之以成聖德幸甚
○晉語范文子曰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
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
兜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
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

臣若水通曰文子于范燮也工矇瞍也列位也兇惑也風采也臚傳也妖惡也祥善也行歌曰謡術道也夫士資諍友繩愆違也君資諍臣防驕寵也故大禹設鞀周公握髪恒慮昌言之不聞蓋人之心有所儆則覺覺則善心生無所儆則昏昏則邪心生大聖且不忘箴戒況中人乎文子言考德必於觀民審政存乎風聽以盡儆戒之術真可謂至言歟使趙武聞言而信則晉之三駟豈必逞之鄢陵哉甚矣儆戒之術為人主者不可不深致意也

○晉語范文子曰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内憂豈

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
中起是難

臣若水通曰偏猶言有一也在外外有患也
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兢兢業業故不待外患
之警而自泰然故無內憂也若非聖人則必
有外患之警而後能脩省故內憂不作也范
文子重有感於鄢陵之役以爲去外患孰若
存之而爲內恐懼脩省之地也孟子曰無敵
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
安樂也爲人君者其可不因外患而自警乎

○晉語知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臣若水通曰知國晉大夫知氏之族也物重也夫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故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君子惟其慮也遠故邇亦不泄惟憂也大故細行是矜襄子故大喜盈自謂八柄由己豈知晉陽之難基於藍臺之宴乎夫然後知知國之言眞藥石也有國有家者爲深長之慮其可以不謹於近小乎

○楚語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

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臣若水通曰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箴刺也儆戒也長大夫士衆士也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事謂戎與祀也瞽樂太師掌詔

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師樂師工瞽矇也
誦謂箴諫也懿即詩大雅抑之篇也衛武公
年將盈百而不忘覲戒之辭其惕厲之心如
此此天理之所以長存而爲大賢也歟此所
以爲有斐之君子而民之不能忘也彼子亹
以老耄遠謗得非武公之罪人歟後之爲人
君者其尚以武公爲法以子亹爲戒
○漢文帝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
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
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
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

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
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
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
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
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
義吾未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博士議
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臣若水通曰九年之水堯曰洪水警予七年
之旱湯以六事自責自古帝主未嘗不以儆
戒而興治也堯湯大聖且猶儆戒而況其下
者乎漢之文帝此詔其亦庶幾近之矣然儆

戒與不儆戒乃聖思之所以分而治亂之所
起係於一念之微爾王安石乃曰天變不足
畏者豈非長君之惡乎
○漢武帝征和四年詔深陳旣往之悔曰有司奏
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
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
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
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民
也
臣若水通曰胡寅稱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
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天下皆是

也知而悔者百有一人焉悔而改者千萬人
有一人焉自力學反躬之士尚鮮不吝之功
何况人主而能改可謂明也巳矣可爲帝王
處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臣
竊謂人主知改與否乃在一念之通塞覺與
不覺之間爾故曰無輪臺一詔漢幾不免爲
秦矣危哉

○晉惠帝太安元年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
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
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
矣

臣若水通曰懲旣往之愆則思將來之善而後愆可免矣嵇紹之言忠矣惜未有遷善之路上無以開昏愚之君下無以塞驕橫之門時不知納而從之而亂亡隨至夫豈不宜哉

○晉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庚申詔羣公卿士各言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曰胡賊僭夏梓宮未還不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爲恥二失也當官者以治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三失也萬幾未整風俗偷薄安得朝有辯争之臣士無祿仕之志

乎且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
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

臣若水通曰日陽精也君象也日明於晝照
臨下土猶君主中國統御萬方也日出于夜
則晝夜反易陽失其所以爲陽君失其所以
爲君天地古今之大變非常者也能遠三失
之說豈足以盡其咎哉天地反覆華夷紊亂
冠屨倒置曠古所無之禍者矣而一時君臣
於此而不知儆烏乎能儆

○晉成帝咸康七年劉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
酣縱相尚嘗因朝貢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

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
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
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謇諤之言不
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
慙

臣若水通曰晉室播遷雖王謝諸人皆以江
左爲安者無懲戒前愆之心也飮酒盤遊豈
有中原之思生民之念乎劉翔使臣也懇懇
以生民宗社爲言所以愧晉庭諸臣多矣

○晉穆帝升平五年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
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

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説波蕩後生
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
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
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故
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禍重自喪之惡小
迷衆之罪大也

臣若水通曰虐政之害人也淺而近邪道之
害正也遠而深故虐政使人知警邪道使人
心肆范甯之論王弼何晏似過而不過也然
而學術者政事之本故孟子論詖淫邪遁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夫

桀紂之虐政亦王何之流弊也後之人君主
正學之權者可不有戒於斯乎
○王猛病中上疏秦王堅曰夫善作者不必善成
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
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追蹤前聖天下幸
甚
臣若水通曰人之心微與肆而已矣微則爲
戰兢臨谷之心以保有大業肆則爲投鞭斷
流之志而大業以亡夫然後知王猛之言爲
藥石也
○晉祕書侍郎趙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

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符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

臣若水通曰大禹聖人也而惡旨酒一念好惡天理人欲興喪於此焉分喪德喪邦酒誥盡之矣趙整之言婉而能警其古之善諷諫者歟

○晉武帝大元十四年徐邈與范甯書曰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

臣若水通曰語云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自古有之矣至於讒諂並進善惡倒置而禍亂由之是誠不可不戒也戒之何如學而已矣學則本心明而是非不惑不學則本體昧而何以鑑人爲人君者尚知所本哉

○晉恭帝元熙元年凉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爲凉土三分勢不支久兼并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寛簡今入歲以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徹懸側身脩道而更繁刑峻濬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

滅前車之轍得失昭然

臣若水通曰人君[illegible]失德人諫不及乃有天譴所以致[illegible]歛[illegible]刑重役天垂戒於上臣進誦[illegible]之[illegible]以亡國殺身噫可畏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 終

[illegible]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一

儆戒三

○唐太宗貞觀二年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不敢自恃其尊而畏天憚臣可謂能自儆矣然而縱慾度敗禮乃有爲庸人之所不爲何也不察天理之正爾天理不察而外施仁義徒用智以服人卒成霸功

尚望其上合天心下副人望邪魏徵之徒初
無格君之學而徒以繩愆補過爲能其視商
周一德之君臣何如也

○唐太宗貞觀二年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
帝謂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
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
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
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
懼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若水通曰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書曰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不可不戒也人主有

儆戒之心固足以進德業而保大位矣太宗
貞觀之初中國乂安突厥入朝乃曰朕或失
道他日亦將如突厥得而不忘喪安而不忘
危推是心也何所不至然貞觀之美雖庶幾
成康而無學問擴充之道所以漸不克終也
故儆戒善矣擴充要焉

唐太宗貞觀五年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王
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靡弊
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
行萬里豈不疲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
不受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

居安思危爾

臣若水通曰古之明君治而不忘亂安而不忘危所以存儆戒也太宗因康國來附深懷勞民之慮而絶之其亦近是乎雖然他或以兵克而郡縣之者豈今乃悔心之萌乎抑亦未能充其類也乎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三月庚子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若水通曰鑒善不如鑒惡以其懲戒之心

切也鑒惡之心不切則其爲善之志不勇
故觀其宮室則思峻雕之戒觀其基榭則思
瓊瑤之戒然而不善者未之有也詩曰殷鑒
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其太宗之於煬帝之謂
乎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魏徵上疏曰以隋之府
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
隋以富彊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
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
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
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

鑒敗莫如古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
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
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
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臣若水通曰人之常情無所懲於前則亦無
所戒於後故太宗恭儉之心以懲創於隋亂
之初也漸不克終之咎以自滿於貞觀之後
也後之人君又宜鑒戒於斯云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上問侍臣曰創業與守成
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
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

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臣若水通曰創業實難守成不易二者一道也故人主常念創業之難則思守成之道矣二者並行而不悖可也書曰慎厥終惟其始願治之君其留意焉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

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古人儆戒無虞正以此爾

臣若水通曰堯舜之間治化極矣而猶曰儆戒無虞推而至於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充此念爾太宗以二喜不忘一懼得非唐虞儆戒之意乎然而君臣無精一之學故徒有一念之善而不能擴而充之此所以雖一致貞觀之治而漸不克終後之人君有志圖治而不講於聖學者又當儆戒於斯焉

○唐高宗永淳元年七月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

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爲憂也

臣若水通曰記有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時和歲豐民物安阜然後祥瑞可致彼高宗宜因荒歉兵侵之災恐懼脩省可也而乃封泰山五嶽勞民興役可謂無忌憚者矣中外以言爲諱者幾二十年而李善感獨能直諫人皆有鳳鳴朝陽之稱而高宗不知悔

悟後世聽言之君尚鑒之哉

○唐則天垂拱元年秋九月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新豐爲慶山縣四方畢稱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疵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可不儆哉

臣若水通曰夫地陰道也臣道也女道也地而出山武氏以臣妾主天下陰陽反易之徵

也武氏不知儆　謂利其災矣舉朝四方不
能言而亟賀焉號爲慶山所謂矯誣上帝者
歟文俊布衣能言之一時之臣又寧不厚顏
乎

○唐玄宗開元二年張廷珪等皆上疏以爲上春
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
好遊獵爲戒上雖不能用咸嘉賞之

臣若水通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經術端士
樸素崇而鄭聲遊獵之事遠矣玄宗即位再
朞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自教
法曲於梨園又選妓女置宜春院於西内其

溺意於淫聲艶色甚矣張廷珪等上疏以爲
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
獵爲戒其遏人欲以存天理之意亦切矣惜
乎體認天理之學不講而徒經術端士樸素
之崇無克復之本至使天理不足以勝人欲
如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晩年霓裳羽衣
之好又益甚焉吁可鑒哉
○唐肅宗至德二載李泌曰建寧廣平之事臣所
以言之者非咎旣往乃欲使陛下愼將來爾昔
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
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

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
其辭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
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
已一摘矣慎勿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録
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諸心以自儆何
必形於外也

臣若水通曰詩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知所戒李泌述雍王黄臺瓜辭以告肅
宗而肅宗惕然知戒矣帝欲書諸紳泌以不
若識諸心將順其美矣廣平王之功不危而
良娣之忌譖不行有以也夫泌歷事肅代德

三朝皆能言人所不能言皆藥石也果能從
其言而識之於心豈非國家之福哉

○唐憲宗元和七年春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
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
帝時兵不血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
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
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
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
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

臣若水通曰佞臣惟恐君不樂忠臣惟恐君
不憂樂則肆肆則慢天忽民而可憂者至矣

憂則敬敬則畏天卹民而可樂者至矣觀諸吉甫與絳之言而忠佞見矣幸憲宗之明有以別白之也嗚呼後之人君於臣下之言尚毋喜其徇已而惡其逆已也哉

○唐宣宗大中七年冬十二月左補闕趙璘請罷來年元會止御宣政上以問宰相對曰元會大禮不可罷况天下無事上曰近華州奏有賊光火刼下邽關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御也

臣若水通曰鎮撫百姓爕理陰陽此宰相事也賊刼下邽關中少雪而宰相以爲無事可

宴樂是佞臣也宜以上方劍斷其頭以示中
外宣宗知其說之非而以爲憂亦可謂知所
儆戒者矣惜其不能正佞臣之罪而旌趙璘
之忠與不知儆戒者同爾唐之不競有以也
夫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冬十月壬申大理少卿康
澄上書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
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
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
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
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譽亂眞深可畏直言

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靡忽優詔奬之

臣若水通曰天人一也天變之不測由人事之不順也人君所懼者天爾誠知所以懼天變則知所以脩人事矣人事脩則天變消矣康澄直言人事之不順爲可畏而曰天變不足懼蓋以勸其君脩人事之實而不知又啓其君忽天變之心非所以論天人之理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一終

七